



也許被愛

醫學系二年級 浪浪同學

跟朋友開個玩笑，我要和以後的男朋友養兩隻大狗，一隻用前男友的愛稱取名，一隻用前前男友的綽號取名，如果這個男的不能接受，我們也許不適合。我講完後凱看著我搖搖頭，口型無聲說出，你瘋了啦。

我們舉杯喝掉兩大口 Highball，感受甜膩氣泡飲料和舌頭的糾纏，以及在喉頭蔓延開來的苦澀。

世界突然變好安靜，我的世界，因為我的音量逐漸變小，變成顆粒狀像鹽巴那樣的結晶，或是沙子，鋪在最底下被我自己踩踏。好想變成岩石，或沙粒，或鹽。寧願被海浪拍打、翻來覆去，也可以將就在冰冷的水裡溶解。不想再感性的正向的看待我凌亂的房間——書桌很小很亂，因為太小了，亂也有個限度。書疊了八本還是九本，衣帽架上掛了七種東西，有圍巾帽子大衣短褲長褲上衣襯衫浴袍。

房間象徵獨立生活的我，哪怕只有多一點點獨立性，我都能把自己搞成一團亂。塔羅牌應該要有一張牌，房間之我，我這個人打開門來看就是什麼都有造成的失序。

問題是，我用力拍一下桌面，五花肉串和蔥鹽肉卷為之一動，我到底為什麼不值得被愛啊？好想要知道，到底為什麼，我需要給自己一個交代啊！快二十歲的我欸！如果我沒有不值得，如果——如果我從來都值得，那請告訴我，為什麼沒有人要跟我交往啊？

凱哭出聲來，跨過居酒屋的背景音量，戲劇化的表達隨時打開通路，你不要再敲桌子了燒酒晃出來了。凱看著我，認真的表情和迷茫的眼神疊加成態，對我說：你知道我沒有追過人嗎？

凱是個渾球，沒有追過人但總是沒有理由的被追，他說，他需要愛情，那是調劑生活最好的，他斟酌一下用詞。毒品，他決定這樣告訴我。

心輔中心二樓坐在對面的單人沙發的諮商師有六種方法告訴我，我正在被愛著，換句話說有六種方法可以告訴我，兩人之間的情愛是廉價的。我正在被愛，即便我坐上雙人宜居沙發卻感覺是一個人，我依然被愛。

什麼愛不是廉價？責任、家庭、小孩和父母、房屋稅、保險、貸款。愛因為沈重而無法廉價，每個月六位數的帳單，是愛的深淺。那些不能斷捨，已經投資而不能輕易放手的，就是愛得很深，無關火熱或情意濃淡。根深蒂固，直到雙方把債務履行，契約紙燒得乾淨。

我媽和我坐在沙發上看韓劇，最常對著主角情侶檔的互動指指點點，啊啊，無聊死了，沒事幹嘛要這樣勒，這樣誤會來誤會去，乾脆不要理他就好了。到了快告白的時候，她又會說，這兩個人結婚一定會後悔，這就是「什麼都不知道的人」啦，好笨，笨死了。罵完了，她繼續看，然後在整齣劇進行到四分之三的時，問我能不能跳到最後一集，她想看結局了（她不想走過跌宕起伏的最後一段路）。我說不行，我要看完。

我媽愛我，也愛看劇，也很愛發表意見。我媽看不得韓劇的戀愛公式，所以《來自星星的你》和《淚之女王》我都自己一個人看，不能讓媽媽在一旁破壞我對男女主角之間，浪漫喜劇式的美好投射。

我買回家我愛的書，我媽會一本本拿起來，用庸俗大嬸的口氣，市場挑菜的語境（即使她不去市場買菜）嘲笑書的賣相不好，用肯定句和「一定」說，這本一定很難看，這本好無聊喔，這本一定又在講無聊的事情，

你就是喜歡看無聊的東西。她需要邊笑邊講，語速很快，不然會嘴軟。媽媽不需要閱讀就知道書的好壞，媽媽不需要思考過就知道愛情的發酵速率和腐爛程度，媽媽講得越快，影響力就越深，自己感受的反饋會越少，受傷的機會也不見了。受傷的是我，我很認真看待媽媽講的每一句話。

活著很累的一部份就是抵禦這些保護自己不受傷的部分，又不能追求完美。媽媽對愛情的看法是對的，韓劇誤會來誤會去的愛情折磨死人，但媽媽不能靜下心來看到我買的新書抱持良善或中性的態度，那可能是防禦本能，沒認識過的愛好和世界都是有毒的，她得加以嘲笑和鄙視。

嘲笑和鄙視有點太過誇張，我媽只是用台灣五年級生微微徬徨又故作鎮定，告訴你「我現在佔上風了你能拿我怎樣」的表情，帶著笑和一陣一陣的哼聲，像不服氣的兒童卡通反派那樣說，這些都很無聊啦，你喜歡的都好無聊，我？當然，我喜歡的都是對的，你們都很無知啦。

有時候我覺得我媽超像胖虎，很想扁，但我知道我不可以真的這樣做。認真就輸了，跟一個好怪好怪的媽相處就是，認真就輸了。

好不甘心不想輸，但如果不想輸，只剩下冷戰這個選項，因為媽媽是永遠都不能論理論贏的，如果贏了，媽媽要不是會很大聲噓回去，就是會在意識到自己真的老了，然後心碎給你看。無論哪一種都不樂見，所以還是不甘心的輸掉吧，媽媽看到不甘心的我心裡還是會暗爽。我不是她的小孩，是她看不慣的好欺負的同齡朋友。

我八十九年次啦！我媽像在宣告勝利一樣大聲說。我完全不覺得丟臉，因為我只要轉述給她的朋友，她就會知道丟臉的人是誰了。

有幾天真的好煩，踏出家門，然後幻想著自己再也不回家。

不回家又怎樣，你還是沒有人愛啊，凱已經藉酒裝瘋了。是誰上禮拜被分手，是誰——我晃著杯子緊逼。啊啊啊啊啊，凱大叫，我不值得被愛，你，你們，我們，都不要被愛好了。所有人都憋不住了，開始大笑，然後被自己的口水嗆到狂咳。

我也有喝到失去防守的時候，例如和 Eric 喝，我就會故意喝到真的很爛很黏。Eric 不喝酒，他不善應付醉酒的人們。

我們真的愛狗嗎？我問 Eric。我沒有養狗，Eric 也沒有養狗，雖然他喜歡柯基和柴犬，但不，他沒有養狗。只是因為路邊經過了一條狗所以我開始撕扯嗓子大喊，我們真的愛狗嗎？我問天也問 Eric，我們真的有愛牠嗎？

養一條狗到後來只想把最好最好都給牠。Eric 不點頭也不搖頭，專心穿越人潮和摩托車陣，有些瘋子從旁呼嘯而過，Eric 問候騎士是不是趕著要投胎。

愛會毀滅所有，因為我們肯定得（的）傾盡一切，我邊走邊說，狗沒有那麼愛我們，我們卻那麼愛牠，所以我們才會活得比狗狗久，狗狗活不到二十年就掛掉一定是我們害的，我一邊哀號一邊用力晃動 Eric 的肩膀。

Eric 問我到底在發什麼神經，是有沒有要好好走路，要走了該回家睡了。我一路走到捷運站閘門後開始酒勁上湧崩潰嚎哭，為什麼我們不是真的愛狗，牠真的很愛我們嗚嗚嗚嗚嗚。

我終於在捷運上安靜下來，Eric 在一站後下車，下車前他對我說：掰掰，閉嘴，不要嚇到別人。

我說，愛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凱覺得我們在最好的時間裡，最好的時間是自己的。沒有人和我們分享這段時間，就算了吧。我們把一盅燒酒和清酒混著喝到見底，走出店外，汀州路晚上十點車流量下降，颳起冷風刺破酒氣醞繞。

我想到我媽叮囑我不要喝酒，喝酒太蠢了她說，我和凱走在回他宿舍的路上，他走向一個路口，而我沿路折返，走去捷運站。我沒有那麼愛誰，也沒有那麼愛自己。

也許愛自己解決了我所有疑惑。